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5) 03-0193-07

近代日本的“古典复兴”

——以正冈子规的“古代发现”为中心

徐青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正冈子规引导俳句的趣味走向,倡导“万叶调”,推崇“写生”散文,在明治中期的文坛掀起巨大反响。即使现在学界对子规主张的“古典价值”的“再认识”,仍然一如既往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论文对近代日本民族主义形成过程重要一环的明治时期的“古典复兴”的概况进行了梳理,在确认明治时代特征和子规文坛地位的基础上,进而探讨了子规的“古代发现”赋予近代日本的意义,指出明治中期是日本人通过对日本语美感的再构筑提升其艺术性的一个契机。

关键词: 近代日本; 古典复兴; 正冈子规; 古代发现

中图分类号: I313.075 **文献标志码:** A

引言

2014年既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也是日本著名俳句^①诗人正冈子规^②担任编辑主任的报刊《小日本》创刊120周年。2014年7月24日,在子规的故乡松山市子规纪念博物馆的3楼特别展示室,举办了第60次特别展——“子规与《小日本》——新闻界的旋风”。8月3日,子规纪念博物馆又邀请陆羯南^③研究会的高木宏治氏^④,举行了纪念演讲会“羯

南《日本》、子规《小日本》”。在中国,日本的俳句诗人子规的名字一直以来都是日本文学研究者所熟悉和研究的对象。迄今为止有关子规的生涯,子规创作的俳句,以及对俳句、短歌、“写生”散文革新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让更多的中国人对子规发生兴趣、对他产生了解,是在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的同名长篇小说《坡上之云》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共13集)并由日本NHK电视台播出之后。该剧围绕日本在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秋山好古^⑤和秋山

收稿日期: 2014-10-15

作者简介: 徐青(1971-),女,上海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近现代中日文化交流研究。

^① 俳句经常被认为是一种即兴的滑稽语言艺术。俳句是由日本近世时期的一种文艺俳谐连歌——简称“俳谐”发展而来的近代文艺。17世纪的俳句家松尾芭蕉(1644-1694)对室町时代流行的连歌的游戏性和庶民性的俳谐进行了提升,特别是其中具有单独鉴赏性的发句成为后世俳句的源流。

^② 正冈子规(1867-1902),原名正冈常规,出生于日本四国的爱媛县松山地区,是日本著名的俳句诗人。

^③ 陆羯南(1857-1907),明治时期的报刊记者、政治评论家,弘前藩(青森县)出生,本名中田实。在1888年(明治21年)3月辞去工作了2年的内阁官报局的工作后,于第二年创刊了《东京电报》,这份报刊的创刊得到了羯南在官报局时代的上司高桥建三和政教社的杉浦重刚的帮助。也受到因为“中日条约改正”问题和政府产生矛盾辞去农商务大臣一职的谷干城的资金援助。(参见:浅冈邦雄.小日本(解说)[M].东京:大空社,1994:1)。

^④ 高木宏治(1958-),筑波大学非常勤讲师,住友信托银行前上海驻在员事务所首席代表。著有:《东亚时论》(三卷)《东亚同文会报告》《明治中期分县地图——新闻(日本)附录》等。

^⑤ 秋山好古(1859-1930),日本陆军大将,参与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因其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了号称世界最强的哥萨克骑兵,被称为日本骑兵之父;晚年担任北予中学校长,著有《本邦骑兵用兵论》。

真之^①兄弟俩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战绩”为题材,同时也记载了秋山兄弟的同乡俳句家子规的生涯。

该剧播出后在中日两国之间引发了巨大的反响。鲍同与赵聪合作的论文《论日本“战记物语”中的错误历史观——解析〈坂上云〉》^[1]指出,《坂上云》故意打乱历史叙事节奏,随意拆解、拼凑历史故事,缺乏对被侵略国家的基本尊重,是对历史的反叛;张秀强的论文《甲午战争中近代日本文人的战争观》认为:子规在甲午战争结束后的一两年内的作品,集中反映了子规对于时事的关注以及为日本军队的战胜歌功颂德,并用极端煽动性的文字鼓动日本士兵为国捐躯,可见其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渗透之深刻^[2]。

与此相反,在日本该剧的播出为日本文学史上著名的子规这一人物形象增添了一层新的光环。子规与秋山兄弟都生活在日本国民国家^②形成过程的历史背景之下。通过子规这位与国家权力机构有一定距离感的文学人物的生涯,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本论文的撰写并非为了进一步证明子规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是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促使子规要对日本的诗歌进行改革,这与日本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研究一个国家我们不仅要研究它的历史表面现象,更应该研究这些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这样才能使研究更加真实客观。因此,要研究当代日本,就要研究它的源头——近代。因为国民国家日本并非自然形成,是在明治维新后被人为构筑而成。在藩阀政府由上至下强行推进以政治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同时,一个新的政治体制也在逐渐地制度化。至此,在以“藩”为基本社会单位,受到统治的日本民众也需要发展成“日本人”或者“日本国民”。这不仅是日本成为国民国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生活在这个国度的日本民众自身的需求。如果没有民族自我认同的构筑就无法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

俳句家子规为何要借助发现日本的“古代”来引导日本诗歌的改革?其实这与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构筑过程中对“古代”的再构筑问题有关。不仅是日本的近代,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古代”世界到底存在于何时何地,该如何认识它,与这个国家存在的基础有着密切的关联,对古代的“重构”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换言之,像这样把一个“被构筑的古代”作为国民们共有的认识,可以牢固这个国家与国民、国民与国民之间的纽带。近代日本幕府封建体制逐渐崩溃,明治维新作为一种“王政复古”的形式出现,对于近代日本而言的“古代”,通过对“王政”起源的探索而浮出水面。

一、子规与明治日本

杜鹃鸟别名“子规”、“催归”,因其昼夜啼叫不止声音哀切,因其口腔上皮和舌部又都呈红色,因此中国自古就有“杜鹃啼血”之说。^③日本明治时期著名俳句诗人子规的名号“子规”就源于“杜鹃”的别名,取其特性暗喻自己的命运。子规从小在外祖父汉学家大原观山^④的膝下饱读汉文诗书,奠定了子规深厚的汉学根底。我们可以从子规的俳句中发现,他主要模仿古俳句,同时又汲取了和歌、源氏物语、汉诗以及老庄等古典著作的精华,广博的古典文学修养是其创作的源泉。1883年(明治16年)子规从爱媛一中退学去东京求学。在爱媛一中的同级生中有著名的日本海军参谋秋山真之。考入东京大学预备科时子规又结识了日后成为日本著名作家的夏目漱石。1890年(明治23年),子规转入帝国大学^⑤文科

① 秋山真之(1868—1918),从胜山小学的时候起就与子规是好朋友,喜欢文学;真之后来进入筑地海军学校,以优异成绩毕业,踏上了职业军人的道路;甲午战争时期以海军少尉军衔登上了巡洋舰“筑紫”;1897年(明治30年)29岁时自费赴美留学,目睹了美西战争。真之把当时的“闭塞作战”运用到了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使日本海军击败了“波罗的海舰队”。1913年(大正2年)真之晋升为海军少将,2年后成为第2水雷战队的司令官,后由于身体状况恶化退役。真之晚年归依大本教,1918年(大正7年)病逝。

② 本论文提及的“国民国家”是指在历史上具有共通的政治、社会、传统、文化、宗教和语言的民族,在同一个国境、同一个政治权力和主权下结合而成的政治共同体。在“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一般通过悬挂国旗、敬礼、国歌齐唱、使用标准化的文字和语言等制度,使国民们形成自我同一性。在幕藩体制下的“国家”指的是“藩”,对于日本的庶民阶层来说头脑中没有“日本”国的概念。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的“国民”这个概念是非常抽象的,要渗透到每个人的心中极其困难。明治政府对当时的日本民众采取了令人容易理解的“万民就是天皇殿下的臣民”。吉田松阴曾与长州藩藩校明伦馆的学头(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山县太华围绕“天下是谁”的问题进行了争论,主张维持幕府体制的山县引用《吕氏春秋》(纪孟春纪贵公)中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认为“天下是万民的天下”。对此,主张打倒幕府体制建设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的吉田反击道“天下非万民之天下,天下是一人的天下”。(参见:家永三郎编,日本思想大系54吉田松阴[M].东京:岩波书店,1978)。

③ 源于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名句:“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④ 大原观山(1818—1875),伊予松山藩士加藤重孝的次子,大原家的养子,昌平坂学问所舍长,松山藩藩校明伦馆教授。观山又名武右卫门,外交官、贵族院议员加藤恒忠为其第三个儿子。

⑤ 即现在东京大学的前身。1877年(明治10年)作为官立大学创立时称东京大学,1886年据“帝国大学令”改称帝国大学,随着1897年京都帝国大学的创立又改为东京帝国大学。战后的学制改革后,1947年(昭和22年)开始使用现在的名字。

大学^①哲学科学习。“子规”之号就来源于他当时因患结核病咯血一事。

子规所经历的时代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日本人”被构筑的时代。日本明治时期是一个建设现代化国家热情高涨的时期,以“藩”为基本社会单位众多诸侯,在对主君绝对忠诚的束缚下与日本民众一起开始向着“现代国家”迈进。

在国际关系方面,明治时期的重要外交课题是幕末以后日本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的改订和交涉问题,主要是治外法权和关税自主权的收复。这些都与日本的内政问题密切相关。同时,子规的时代也是萨摩和长州两藩的全胜时期,其中不乏像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明治领袖。但是,两藩人士不仅无识无能还很傲慢蛮横^[3],几乎不招募非藩阀人士,有能力有志气之士都隐蔽于乡野。即使后来能成为文武官员的大部分人也只能晋级至科级、大尉或者是少佐。子规虽然也顺利地升入帝国大学走上了所谓的精英之路,却中途辍学,转向致力于对俳句、短歌等传统文学形式的研究和改革,并因此而能获得成就,这也许可以说是因为“明治时期”才能产生的一种奇迹。

二、明治时期的“古典复兴”^②,^[4]⁴³ 热潮

一般认为,明治维新对日本传统文化带来了新的改变,西洋文化开始输入。男士头上的发髻消失了,女性的发式也发生了变化。随着1883年(明治16年)被视为欧化主义时代象征的鹿鸣馆的建成,上流社会的小姐们开始在社交场合穿上了当时西洋最时髦的蓬蓬裙装,头发也采用了“和洋折中”的“夜会卷”。但是,1894年(明治27年)随着甲午战争的开战,日本人的爱国心也在高涨,头发样式又恢复了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样式”^③。其实,明治时期的“古典复兴”并不只表现在头发的式样上,还波及到语言、戏剧、宗教等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领域。1890年(明治23年),明治中期出现的“古典复兴”热潮可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国民一体性特征中最重要的就是“国语”。因此,幕府末期1868年前岛密提出了《汉字御废止之义》。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国语政策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汉字废除”和“汉字限制”。同时这一时期的文言一致运动的本质还是文字改革,即“汉字御废止”^④。我们不难发现日本的“国语政策”其立足点是要削弱近千年来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力,构筑与西洋列强的平等关系,进行近代化的改革,成为能与西

洋列强相抗衡的现代化国家。因此,日本在西洋文明的“一国、一民族、一语言”的重压之下对语言进行了改革和统一。同时还要构建起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所必须的“传统”。

20世纪90年代,作为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被广为传播的爱森斯坦的《印刷革命》^⑤、^[5]、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⑥、^[6]和霍布斯邦编著的论文集《创造出来的传统》^⑦、^[7]都是围绕国民国家论的观点展开的。如,崔佛罗伯男爵^⑧、^[7]在论文《传统的捏造——苏格兰高地的传统》中例举了苏格兰所谓的“传统衣装”和“传统乐器”并非自古就有,而是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才逐渐产生的。代表苏格兰高地民族服装的“格子裙”最初是在熔铁炉工场的工人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把披在肩上的“长披肩”改成了“短披肩”和“围裙”而已。这些研究无疑告诉我们所谓的“传统”都是后天创造的产物,并非自古就有。

1890年(明治23年)掀起的这股“古典复兴”热潮确立了所谓的日本国民的“古典”。在被确立的日本国民自我认同的古典有《日本文学全书》^⑨、《日本歌学全书》^⑩、《国文学读本》^⑪以及《中等教育日本文典》^⑫等。在这些书籍中特别是模仿西欧国民文学

① 1907年,京都大学创立文科大学,这里的“文科大学”指的是上述帝国大学的下属机构。

② 把树立了“日本国民之古典”的1890年这一年称之为“古典复兴”的是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土岐善麻吕(1885—1980)则把它称之为“国粹保存”。(参见:品田悦一.万叶集的发明:作为国民国家和文化装置的古典[M].香港:香港教育出版社,2004.)

③ 到了1905年的日俄战争时期,开始流行“底发”样式(模仿蓬帕杜侯爵夫人时代的君主制度法国宫廷内流行的头发样式,也被称之为“203高地”样式)。(参见:加藤周一.世界大百科事典[M].改定新版.东京:日本平凡社,2007.)

④ 柄谷行人认为,实际上是否要废除汉字并非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这里“文”(汉字)的优越地位遭到了根本的颠覆,而且是在声音文字优越的思想指导下被颠覆的。(参见:柄谷行人.近代日本文学的起源[M].北京:三联书店,2003:41.)

⑤ 伊丽莎白·L·爱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 1923—),美国历史学家。

⑥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 1936—),美国政治学家。

⑦ 艾瑞克·约翰·欧内斯特·霍布斯邦(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 1917—2012),英国历史学家及作家。

⑧ 修·瑞瓦·崔佛罗伯男爵(Hugh Redwald Trevor-Roper, 1914—2003),英国初期现代史及德国纳粹史学家。

⑨ 由博文社于1890—1891年出版,共24卷。

⑩ 佐佐木弘纲(1828—1891)与其子佐佐木信纲(1872—1963)共同编著并标注,由东京博文馆出版。1927年佐佐木信纲又编著《新训万叶集》,由岩波文库出版。

⑪ 芳贺矢一和立花铨三等编著,1890年4月由富山房出版。

⑫ 大槻文彦著,1898年由大槻文彦出版。

史编辑而成的《日本文学史》^①、^[8],被标榜为日本最初的日本文学史。把《万叶集》^②和《源氏物语》^③评价为日本文学的瑰宝,称“万叶集是日本的诗经”。东京大学教授品田悦一^[4]认为,在这些书籍里汉文学作品被排除在外。也就是说从“和汉”的古典里排除了“汉文学”,可以理解为这是为了定义“日本国家”的古典。因此,所谓“古典”就是日语教科书。担任日语教科书编辑工作的就是帝国大学古典讲习科国书课、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和文学科及同国文学科的学者。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指出,“国学家们试图在8至10世纪创作的《古事记》《万叶集》《源氏物语》等作品中,发现汉字以前的日语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古之道’。可是他们完全忘记了这种日本书写语言并不是从记录声音,而是从阅读汉文译成日语而诞生的。”^[9]而且不论当时还是以后,日语书写语言的主流仍然是“汉字假名混交”语体。

这一时期,《万叶集》其实已经获得了“日本国民古典”的最高地位。为了支撑它的地位,一般把它称之为“万叶国民歌集观”。从天皇到一般庶民的声音都在《万叶集》中有所表现,贵族的和歌与民众的和歌是日本同一种民族文化的基础就此扎下了根。

1890年(明治23年),第一次日本帝国议会的召开也意味着日本作为近代国家的格局已经整顿完毕。此时,有关“日本人”的各种言论也开始逐渐出现。政治评论杂志《日本人》^④的创刊者之一、国粹主义者三宅雪岭^⑤于1891年(明治24年)发表了《真善美日本人》^[10]和《伪恶丑日本人》^[11],1894年(明治27年)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⑥发表了《做为代表的日本人》^[12],1899年(明治32年)新渡户稻造^⑦发表了《武士道》^[13],1903年(明治36年)冈仓天心^⑧发表了《东洋的理想》^[14]、1904年(明治37年)发表了《日本的觉醒》^[15]。这些专著的出版也预示了作为日本人的国民意识在慢慢地形成。

三、子规与报刊《小日本》

1902年(明治35年)陆羯南负责撰写杂志《日本人》的社论,他同时也是报刊《日本》^⑨的发行人,报刊《日本》与杂志《日本人》渊源深厚。《日本》创建日与日本宪法颁布日也为同一天,即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羯南所属正教社的民族主义在1877年(明治10年)的“条约改正运动”中发起了反对欧化主义的运动。

羯南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报刊《日本》中得到了充

分地反映。笼统地说,《日本》是一份基于保守主义和进步国粹主义的“独立报刊”。羯南从报刊《日本》发行的最初到最后停刊都没有改变“独立报刊”的抱负。他在社论《报刊记者》里这样说道:“独立报刊不是政党的机关报刊,虽其‘外观’令人迷惑。营利性报刊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获得众多的读者,不一定要有‘见识’。在这一点上与其它报刊是不同的。‘独立报刊’非常需要有独立的见解,但是,是否符合世人的口味并不是报刊《日本》的发刊目的。”^[16]、^⑩

子规作为羯南好友加藤恒忠^⑪的侄子,羯南不仅支持子规对俳句的改革,还想法设法为子规的生活着想,可以说是羯南一手栽培了子规。子规与羯南开始正式交往是1892年(明治25年)2月29日^[17]。子规因为结核病从大学退学开始专门研究俳句。羯南力劝子规先完成学业要紧,但是,最终子规还是从帝大退学,随即进入《日本》新闻社工作。

1900年(明治33年)2月22日子规给帝国大学时期结识的好友夏目漱石的信中曾这样评价羯南:“在人品上像羯南这样的人是难得碰到的”^[17]。羯南对子规的关心是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不仅接纳

① 日本史学家三上参次(1865—1939)和教育家、国文学家高津敏三郎(1864—1921)共著,1890年由金港堂出版。

② 《万叶集》是7世纪后半至8世纪后半编纂的日本现存最为古老的和歌集,诗集中上至天皇、贵族,下到下级官吏和防守边疆的士兵,各种身份的形象都得以出现。从仁德天皇皇后到淳德天皇(759年)为止350年的长歌、短歌、旋头歌等约4500首,被认为是在759年(天宝宝字3年)收录到《万叶集》的。《万叶及》中的方言和歌也有多首,并且还如实地记录了歌人的出身地,是方言学资料非常重要的史料之一。

③ 平安朝中期,由紫式部创作的长篇物语,共分3大部分。

④ 1902年易名为《日本与日本人》。

⑤ 三宅雪岭(1860—1945),思想家、文艺评论家,政教社的政治评论杂志《日本人》的创刊人之一。

⑥ 内村鉴三(1861—1930),日本的基督教思想家、文学家和传道人,在札幌农学校时代与新渡户稻造是同学,第15代东京大学校长、政治家南原繁是其学生。1894年,内村鉴三的《代表的日本人》、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和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是日本人用英语向西方社会介绍日本思想文化的代表作。

⑦ 1899年首先以英文在美国发表,1908年才有樱井彦一郎翻译成日语在日本出版。

⑧ 冈仓天心1903年以英语在英国发表了《东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 of Japan*),1904年又以英语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出版了《日本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Japan*)。

⑨ 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创刊,1914年(大正3年)12月31日停刊,是一份日刊新闻报纸。

⑩ 《日本》1890年(明治23年)10月22日—26日的社论。

⑪ 加藤恒忠(1859—1923),外交官、政治家,曾担任众议院议员、贵族院敕遣议员、松山市市长。

子规进入《日本》新闻社工作,还把他的母亲和妹妹都接到了东京。子规正式进入“日本”新闻社工作是1892年(明治35年)11月18日,当时,他的月薪是日币15圆。子规曾给叔父大原恒德写信称:“别的新闻社即使给我几百圆,我也不会去”。^[18]这虽然是子规对羯南信任的表示,但却不是唯一的理由。《日本》不像《朝日》和《国会》,而是一份不偏不倚非营利性的,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具有独立思想的报刊。可以说这也是从高中时起就热衷于自由民权运动的子规做出选择的原因之一。子规既是一个俳句家,又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对西欧诸国的民众和爱国心的关系进行过评论,并与日本的现状进行比较。子规为何选择到《日本》工作与此不无关联。

1894年(明治27年)2月11日,一个叫做《小日本》的小报在日本创刊,主编即羯南。羯南启用的编辑主任就是进入《日本》新闻社工作才一年的子规。《小日本》的创刊缘于日本政府对《日本》的几次停刊处分的反抗。在《小日本》创刊前先是取名为《大日本》,于1891年(明治24年)11月23日发行,何时停刊没有留下具体的资料^[19]。当《大日本》也无法再坚持下去时才更名为《小日本》。可以说它是报刊《日本》的“别动队”也有人称其为“姐妹报刊”。这份小报在汉字上注有旁注假名,并配有插图,是一份给人以亲切感的“家庭”型报刊。子规不仅在《小日本》上刊登了自己的小说、俳句评论和纪行文,也刊登了当时文艺界著名人士的作品。如齐藤绿雨^①的小说、高浜虚子^②的纪行文、中村不折^③的插图、饭岛虚心^④的浮世绘师的列传等等。报刊整个的透着浓浓的文艺气息,同时也推动了子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俳句革新运动。

羯南在民族主义中特别强调国民意识中的情感部分。在社论《世界的理想与国民的观念》中羯南认为:“国民生活中有两种性质。一种是知识上的生活,一种是情感上的生活。知识上的生活就是政治、法律、经济上的生活。不同的国家对此的应用也不一样,通常意义上来说没有很大的差别。与此相反,情感上的生活由来自于仪式、风俗、文学、兴趣、习惯、气质等。不同的国民流仪也不同,西欧先进国家也是如此。知识上的生活属于世界理想的区域,情感上的生活属于国民的理想。当时的日本不仅对前者作出了改革,也热衷于对后者的变革。但是,不管怎样国民的文化生活是政治生活的基础。英国人一旦占领殖民地,就开始在小学里教授英语。俄罗斯分领波兰后,马上开始教授俄罗斯语。可想而知,一个

健全的政府,必须完成同化国民独立观念的元素——文化生活”。^[16]

因此,羯南在《小日本》的创刊辞里这样说道:“我们的首先任务是要恢复并发扬一旦灭亡的日本国民精神”。其实羯南对诗歌也非常感兴趣,但是,羯南的主要工作还是在于政治,对于文学是外行也不执着。子规的文学革新的建议与羯南的反政府反藩阀的政治思想态度正好可以联合起来。而且,子规与哪个政党都没有瓜葛,启用子规这样一个书生作为自己言论的代言人可以避免政府的百般挑剔,可谓是一个最佳的人选。

由于《日本》在政治方面的论调是“对外强硬派”和“条约例行性”,这也是后来受停刊处分的主要原因。在《日本》上无法登载的有关政治方面的文章尽可能的在《小日本》上登载。《日本》为了尽可能的防止因在政治报道方面的“负面形象”而被停刊。作为别动队的《小日本》屡次担起了报刊《日本》主张代言人的工作。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对《日本》的镇压却是变本加厉,它的余波使《小日本》也受到了影响,先后两次受到停刊的处分。就这样,在甲午战争前的1894年(明治27年)7月15日,《小日本》因经营不善而被迫停刊。从开始发行到停刊前后大约经历了5个月的时间。日本新闻社的古岛一雄曾对子规说过,“你的一生都是不幸的,如果说曾经有过得意的时候,那么担任《小日本》编辑主任的这段时期应该是你人生中最为满意的时期吧。”^[20]

今天我们可以这样来评价,《小日本》不仅是研究当时文学关系的珍贵资料,而且也是不可多得的研究甲午战争爆发前期的日本政治状况和社会风俗的资料之一。同时,它也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划时代的“俳句革新活动”的“言论”的“场所”。

四、子规对古代文化的再发现

子规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再发现中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对“万叶集的再发现”。子规在《论歌咏书》^[21]

① 齐藤绿雨(1867—1904),作家,出生于三重县,擅长讽刺性的评论和短文。

② 高浜虚子(1874—1959),俳句家、小说家,出生于爱媛县松山。师从正冈子规,主持俳句杂志《ホトトギス》,提倡花鸟咏的客观写生。荣获文化勋章。

③ 中村不折(1866—1943),西洋画家、书法家。初学南画,后跟随小山正太郎学习西洋画;留学法国师从J. P. Laurens(1838—1921)回国后,活跃于太平洋画会,特别擅长历史画,研究六朝书法,并创立书法博物馆。

④ 饭岛虚心(1841—1901),日本浮世绘研究家、美术史家。

中把《古今和歌集》^①称之为“无聊之文集”，把纪贯之^②称之为“拙劣的和歌诗人”。子规重视《万叶集》的歌风，把近千年来作为和歌圣典的《古今集》在历史上所持有的价值观做了颠覆。

但是，翻看《帝国文学》等文艺杂志可以发现，子规在发表《论歌咏书》的两年前，就已经有人主张《万叶集》比《古今集》更为优秀。品田指出：“三上参次和高津铁一郎的书比《与作歌者书》早刊行了八年。”^{[4]20}而且，《新体诗抄》作者之一的外山正一比子规的《论歌咏书》早两年就已经提出“万叶和歌优于古今集和歌的事实，已在有识之士间成了舆论”^{[4]23}的观点。

可以这样说，子规断言“认为古今集是毫无意义很无聊”的时候，其实在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之间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只是子规的言论更为激烈极端，较多地附和着当时的国策和世态。在个我与历史社会的关联的把握中，子规把个我转变为国家民族。子规虽然晚来了一步，但是他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所说的“文学”里经常会提到“国民”这个新词。对于规来说，和歌和俳句的“文学化”同时也是和歌、俳句的“国民化”。当子规碰到羯南，开始在《日本》工作时，对日本人情感生活上的“国民”概念进行了充分的发挥。

1899年(明治32年)12月，子规在《日本》上以编辑的身份开始正式公开募集短歌，也标志了之后的短歌革新运动的开始。子规在短歌革新初露头角的时候，在俳句方面大体上已经做得很好^③，因此有足够的余力在短歌方面也进行革新。当然短歌只是他文学运动革新的一个部分而已。但是，子规在短歌上倾注了其全身心的热情。子规一方面通过他广泛的文学观来进行诗歌的评论。另一方面又拥有一个俳句创作者缜密的技巧论。虽然在技巧论上有不少是初步的，但最重要的是子规本人具有直接创作俳句的经验，技巧上的“初步”反而能够感染众多的人群。

子规为什么要募集短歌？他所要追求的就是“平民的文学”和“足以代表国民的文学”，子规正是在俳句中发现了此种文学在这一方面的特质。对此品田的评价是，子规“既没有发现也没有发明国民歌集《万叶集》的子规，却敏感地察知了这个发明的意义和功用，而且最大限度地加以了利用。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时代的先驱。”^{[4]125}

传播“子规再次发现了万叶集”之说，是在子规死后子规的弟子们结成的“アララギ”(《紫衫》)短歌杂志名，也被称为紫衫派们^{[4]20}的言论。1894年(明治27年)甲午战争时陆奥宗光外相收复了治外法权，1904年(明治37年)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得

以与西方列强并肩齐行。1911年(明治44年)小村寿太郎外相收复了关税自主权。但是，这反而给明治日本带来了深刻的“烦恼”。至此为止，日本国家和国民抱成一团为之努力奋斗的大目标达成了。但是，在当时的欧洲各国眼中日本的现代化不如说只是一个不完善的现代化而已。作为世界五大国之一的日本所关心的还是领土的扩张和殖民地的掠取。1895年(明治28年)的马关条约和1905年(明治38年)的朴茨茅斯条约，使日本分别在台湾、大连、旅顺和库页岛南部获得了领有权。对台湾轻而易举的掌控使日本政府把殖民地经营想象的过于简单。

此后《万叶集》“朴素、雄浑、直率”的歌风正好能体现出大正时代到昭和战前日本政府支撑大国所必须的日本国民的理想像。在战时教育体制下，万叶集有关“日本人的资质”成为以军国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宣传的工具。当时的出征士兵所携带的物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书籍就是《万叶集》。^④

四、结 语

子规从俳句的改革出发，进而给予和歌与散文的改革，可以说写生文的创作首先是通过试图改革俳句的子规之手得以实现的。子规的俳句革新不是指对一直以来的“俳句文学”的革新。天保之后“月并宗匠”^⑤、^[22]的俳句虽然成了日本人生活的因习，但是当时的俳句是非文学性的，把因习变革为日本的“国民文学”才是子规俳句改革真正的目的。这项工作的展开正是通

① 平安前期的奉敕和歌撰集，共20卷。

② 纪贯之(866或872—945)，平安前期的歌人，《古今集》的选者之一，被称为是36歌仙之一。

③ 子规把俳句视为生命是1892年(明治25年)的时候。子规曾经对自己的俳句学习经历进行过回顾，“明治25年(1892年)以后几乎把俳句视做自己的生命”，又道“自己对俳句充满热情的原因与其说是出自兴趣爱好，不如说是来原于理论的原因可能更多一层”。从刚开始对连歌到天保时期的俳句进行历史、调查以及分类工作到对俳句发生兴趣产生批判意识，子规再三强调自己不是因为喜欢俳句才进入俳句界的(参见：正冈子规. 子规全集十八卷[M]. 东京：讲谈社，1975：386—387)。

④ 由于部头不大，《万叶集》三册加起来约厚六厘米，成年人的话单手就能拿得起来。据说森鸥外还曾把该书随身携带到日俄战争的军营里(参见：品田悦一. 万叶集的发明：作为国民国家和文化装置的古典[M]. 香港：香港教育出版社，2004：39)。

⑤ 自文化、文政以后直到明治初年，俳风日趋庸俗低下。盘踞俳坛的都是些世代相传的所谓“宗匠”。他们以创作和传授俳句为职业，由师徒或父子关系继承家系。由于他们徒具形式，完全谈不到内容或意境；另一方面，他们大多又以流派自重，党同伐异，互相指责，不可能再在艺术的理论或实践上进行探索，所以俳句创作不但无法发展，反而倒退到不如前人的地步。由于他们每月召开句会(日文称为“月并会”)，所以正冈子规贬他们为“月并宗匠”，或称“月并俳人”。

过报刊《日本》和《小日本》才得以充分体现,也正如羯南所认为的它发掘了日本人情感生活上的“国民”概念。

“古典”随着时代的要求可以适时的进行复兴。明治以后在政治和教育上被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传统有很多。在近现代以后的历史中,可以说有关《万叶集》的一般想法和其被接受的样式也呈多样化。但是,即便在这千变万化之中《万叶集》的表象却是固执不变的存在。这就是大正前歌人以及学者们所倡导的《万叶集》与日本人的民族性问题,与此有着难以割舍的关联,延续它的正是培育它的日本。

歌人、学者们构筑的万叶言论充满了极端的赞美之词,赋予了当时的日本民众以幻想——古雅的美好的时代,令人联想起乌托邦。它的根底是执着于给人一种理想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概念,作为这种概念的核心,今后《万叶集》的表象还会与日本人论并存,被继承,被展开。

参考文献:

- [1] 鲍同,赵聪.论日本“战记物语”中的错误历史观:解析《坂上云》[J].中国电视,2013(9):87-89.
- [2] 张秀强.甲午战争中近代日本文人的战争观[J].东北师大学报,2009(2):24-27.
- [3] 水野広徳.水野広徳自伝:平和を訴え続けた軍人の半生[M].愛媛:南海放送,1978.
- [4] 品田悦一.万叶集の发明:作为国民国家和文化装置的古典[M].香港:香港教育出版社,2004.
- [5] エリザベス・アイゼンステイン.印刷革命[M].别宫贞徳,訳.東京:みすず書房,1987.
- [6] ベネディクト・アンダーソン創造の共同体[M].白石さや,白石隆,訳.東京:NTT出版,1987.
- [7] エリック・ホブズボウム創られた伝統[M].前川啓治,梶原景昭,訳.東京:紀伊国屋書店,1992:29-72.
- [8] 三上参次,高津楯三郎.日本文学史[M].東京:金港堂出版,1890:137.
- [9] 三宅雪嶺.真善美日本人[M].東京:政教社,1891.
- [10] 柄谷行人.近代日本文学の起源[M].北京:三联书店,2003.
- [11] 三宅雪嶺.偽悪醜日本人[M].東京:政教社,1891.
- [12] 内村鑑三.代表的日本人[M].鈴木範久,訳.東京:岩波書店,1995.
- [13] 新渡戸稲造.武士道[M].桜井彦一郎,訳.東京:丁未出版社,1908.
- [14] 岡倉天心.東洋の理想[M].東京:講談社学術文庫,1986.
- [15] 岡倉天心.日本の覚醒[M].東京:講談社学術文庫,2014.
- [16] 西岡長寿,植手通有.陆羯南全集:一卷[M].東京:みすず書房,1968:374-375.
- [17] 正岡子規.子規全集:十九卷[M].東京:讲谈社,1978:482.
- [18] 正岡子規.子規全集:十八卷[M].東京:讲谈社,1975:386-387.
- [19] 古島一雄.古島一雄清談[M].東京:毎日新聞社,1951:44.
- [20] 浅岡邦雄.小日本:解説[M].東京:大空社,1994:1.
- [21] 正岡子規.歌よみに与ふる書[M].東京:岩波書店,2012.
- [22] 彭恩华.俳坛伟大的革新者正冈子规[J].名作欣赏,1985(3):155.

Classical Revival in Modern Japan

——Centered by “Discovering the Ancient Japan” of Masaoka Shiki

XU Q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Masaoka Shiki led the trend of haiku, advocated the prose sketch, and respected the Manyo style, triggered great responses to the literary world of the mid-Meiji era. Even now, the academia has a new re-recognition of “classical value” advocated by Shiki, Shiki is still highly evaluated. First, this paper organizes the overview of “classical revival” in important Meiji era in nationalism formation process of modern Japanese. Based on the position of Shiki in the literary world and features of Japan Meiji perio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Shiki’s “discovering ancient” in the modern Japan and points out that he mid-Meiji era was a chance to increase the linguistic artistry. In other words, it re-constructed the aesthetics of modern Japanese.

Key words: modern Japan; classical revival; Masaoka Shiki; discovering the ancient

(责任编辑:任中峰)